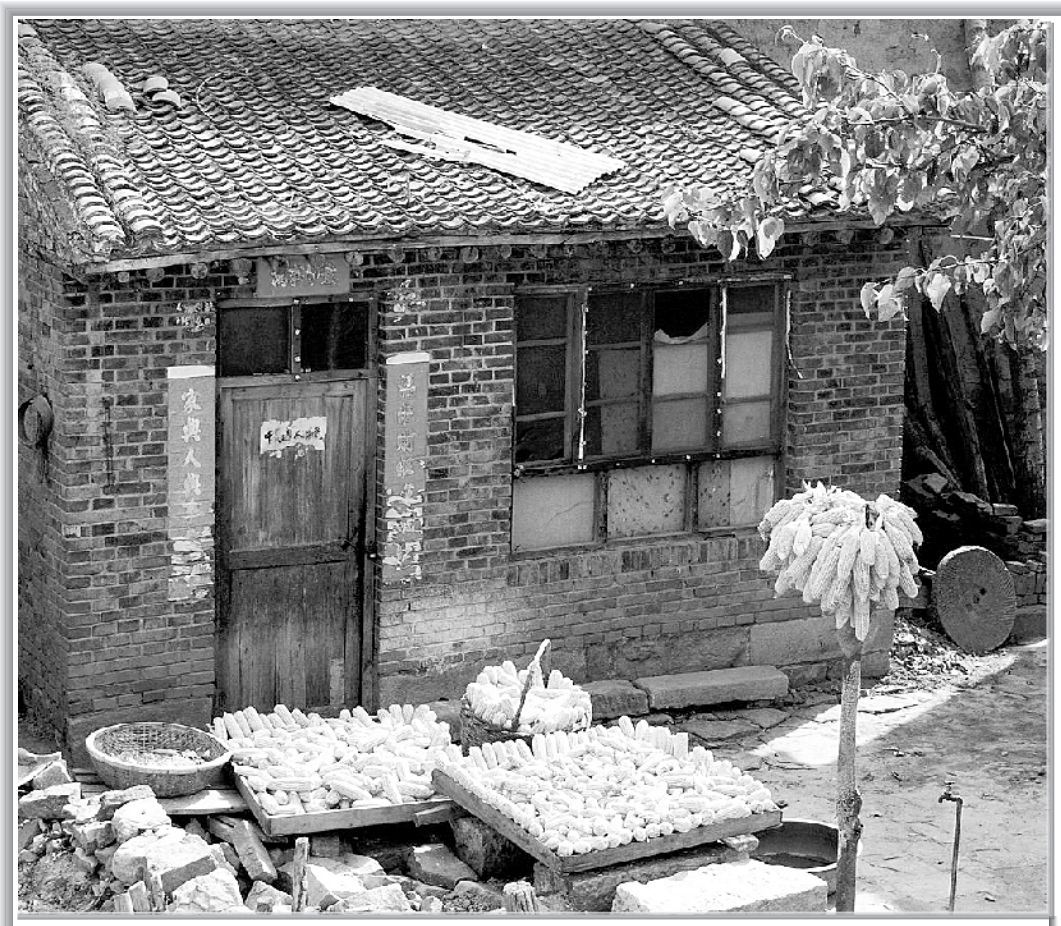

记忆中的小院

■宁高明

在城市的高楼里住得久了，总觉得那更像一只鸟笼，虽鳞次栉比，虽有阳台电梯，却是上不着天、下不着地，让我寂寞无比。我更喜欢小时候住过的乡村院落，虽然茅檐低小、土墙灰瓦，却有宽宽的院子，能够让我的童年在懵懂中快乐地成长，也会让我的灵魂自由自在地憩息。

院子虽大，却不寂寞，前后都有菜园，青绿的果蔬点缀着小院。前院向阳，多种黄瓜、茄子、辣椒之类的，还有南瓜，结出的南瓜臃肿地生长着，像一只吃饱了的黄猫卧在暖暖的秋阳里。后面的院子背阴，阳光稀疏，只能种一些晚季的萝卜白菜，还有野生的瓜蒌，顺着土墙密密地爬上瓦屋，扭着长长的身子，开着碎碎的黄花。也许是光照不足的缘故，瓜蒌只开花、不结果，空空地荡着无聊的岁月。我喜欢美味可口的菜蔬，不喜欢冬储的菜品，也许是寡而无味，也许是冬日里的阴冷。所以，我很少到屋子后边去。偶尔去一次，会遇到惊慌的云雀倏地飞走，翅间流过的风带着一缕泥草的清香，那是雀儿筑巢衔来的麦草，还带有田野上的金黄。

那个温馨的院子里，还有奶奶月光下佝偻的身影，走起路来飘忽的脚印；还有母亲风中飘动的头巾，在黄昏时日渐苍老的面容；还有父亲晨间的咳嗽，以及一吞一吐间散发出的呛人的土烟。所有的这些还没有在岁月里消散，我幼稚的心里还是那样的天真、充满幻想。清澈的眼睛里还没有一点尘世的沧桑，经历的都是人间的美好和温馨。

母亲不喜欢养猪，也不喜欢养狗，她喜欢安静、清洁、侍弄园子，更喜欢花。有一年，她把从房门到院门的小路两旁都种上了月季，于是出来进去都会染上一身花香。夏日的夜晚，我们在院子里乘凉，小院里树影摇曳，身前身后都是像小灯笼一样的萤火虫，影影绰绰，明明灭灭。

大学毕业，我来到了县城，租住在校外的一栋老式楼房里，出来进去的都是陌生人，心里总是无依无着。夜晚回到房里，想到楼上是人、楼下也是人，隔着一层薄薄的地板，那种感觉总是如芒在背，似乎有许多双眼睛在注视着你，直到半夜也睡不着，总有异乡漂泊的感觉。后来，终于在城市的边缘买了一小套房，却在5楼，前面是12层的高楼，楼间距很小，一天中很难见到太阳。虽说前面也有一个阳台，却很小，小到鸟儿也不愿落脚，燕子更不会筑巢。

现在想来，那个记忆里的乡间院落，一直是我念念不忘的地方。它虽然简陋，却容纳了满庭风月，记录了四季流转。一茬一茬的蔬菜，一茬一茬的岁月，都在这一片土墙灰瓦里静静走过，充满着欢声笑语，充满着静水流年，在不经意间，我已走过人生最幸福的童年。

一阵长长的风吹过，我飘落在这个孤独而又繁华的城市。离故乡越远，离记忆里的家园越远；离童年越远，离清纯质朴越远。住在城市，不管是复古的城墙，还是小区里的假山、假水，都很难成为乡村的一部分，成为我希望的那一部分。曾经的小小的院落，曾经有过的星光朗月，曾经有过的清风鸣蝉，虽然没有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”，没有辛弃疾的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，却是我生命里最纯真的所在，有我梦中的真，真中的梦，是回忆时微笑的眼泪，是痛苦时心灵的安慰。所以，我总喜欢一个人到郊区去，到乡下去，看到那些低矮的茅屋和宽宽的院落，我的眼里也会充满依恋，内心也会充满许多曾经消失了的温馨和亲切。

曾经如此亲近的院落，伴随着我的成长，如今轻易地离开，再也回不去了。有些过往，只有经过时光流转才知道是云烟；有些简朴，只有经过世事沧桑才知道弥足珍贵。那些青青的蔬菜、矮矮的瓦屋、淡淡的风月、悠悠的闲情，一直在故乡的小院里飘摇，成为我生命中最美丽的寄托。有时我也在想，如果此生还能拥有一个小小的院落，乡村的院落，有树、有花、有窄窄的菜畦、有高高的瓜架，闲暇之余，锄锄地，种种菜，侍弄一些花草，做一个农夫，过一些平淡的日子，也不枉一生了。

那两个烧饼

■朱祖领

腊月天气，西北风裹着雪花满街飞舞，辛集大街上的人群熙熙攘攘。冷风呼呼地吹着每个人的手和脸，雪花肆意地落到每个人的身上、头上和眉毛上。天气真冷，能看到人们呼出的热气在胸前飘荡。那天，我来辛集市场卖自家种的平菇。顾客少，我就在摊位后面欣赏这少见的风雪图。双脚冻得又木又痛，我下意识地跺着脚。

早上八点，辛集一中放学了，学生们从门口涌出来，小跑着去集市北头的小摊上吃早饭。不时有我教过的学生打了招呼，而后又消失在风雪人流中……

“老师，你还没吃饭吧，这两个热烧饼您趁热吃了吧。”我正给顾客捡平菇，耳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女孩子的声音。我抬起头，朱燕双手捧着两个热烧饼站在我面前。“不能，朱燕，你拿着上午吃。”我恳切地对她说。“天太冷了，老师您快吃吧。”朱燕说着，放下烧饼，一扭身走进了风雪中。望着这两个又焦又黄的烧饼，关于她的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朱燕是我从辛集一中回本村后教的第一届学生。全班50多名学生中，她成绩好、守纪律、有礼貌、发言积极、做事大胆，甚至能帮助老师管理班级、处理学生纠纷。我让她当班长，学生都喜欢。

她来自一个困难家庭。父亲是好吃不干活的主，常背着粮食或麸皮，往返十几里路去集市换酒喝，喝多了酒，就红着脸大声喊话，平时，就抱着收音机在无人处晒太阳，一坐就是半天。母亲操持家务，地里活也无法做。爷爷过三周年时，村里主事的人扶着奶奶挨家收馒头用来待客，奶奶晚年又双目失明……生在这样的家庭，也难怪她晚入学几年。作为她的老师，我知道朱燕聪明、灵气、潜能大，但也为她的成长捏了一把汗：这样家庭的孩子，说不定哪天就辍学了。朱燕爱学，一点就会，名言警句、偏题难题，一般学生过一段时间就忘了，唯有朱燕记得牢。小学三到五年级的6个学期中，朱燕期期都是第一。我所教的这个班，在镇里统考也是期期名列前茅。这个班我教了3年，后来有15名学生考上了大学。

四年级第一学期，在一天，班里有两个学生因捡纸片发生争执而动手打架，双方家长找到了学校。我正在办公室备课，有学生告诉我说：“学生家长来学校打架了。”我一听吃了一惊，急忙去班里看。不想，迎面看到两位家长笑逐颜开地走来，向我打了招呼就走了。进班后，才知道经朱燕调解后，学生和家长都消除了误会。

五年级第一学期末，连降大雪，天气骤冷。朱燕因穿得单薄感冒发烧，一周未能上学。即将统考了，我怕她落下功课，一连去给她补了几天课，又把我女儿的线衣、棉袄拿过去，朱燕的母亲连说“谢谢”。

五年级第二学期的一天，朱燕哭着给我讲，她父母不想让她上学了，说让她和别人一起去南方采茶叶。放学后我去了她家，对其父母讲，不要只顾眼前利益而误了孩子的前途，要看得远一些。其父母同意了我的意见。结果，第二天朱燕又哭着告诉我，她父母变卦了。我立即动员校长、主任及老师一行5人去她家做思想工作，才说服了家长，朱燕才得以安心学习。

朱燕初中毕业后，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淮师，后又考上了河南大学。后来朱燕给我说，她在一所高中任教。

此时，望着筐里两个又焦又黄、沾满芝麻的烧饼，望着风雪中渐行渐远的朱燕的身影，我的心中满是欣慰之情。